

何怀宏学术作品集

选举社会

何怀宏 著

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何怀宏学术作品集

选举社会

何怀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导 论	“选举社会”的概念	1
	“中国古代的选举”与“现代选举”	2
	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	4
	现代“封建社会”的解释模式	11
	“官僚帝国社会”的解释模式	14
	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19
	“选举社会”的概念如何能够成立?	26

第一编 趋 向

第一章	平等与现代性	37
	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因素问题	37
	平等作为“现代”的基本特征	40
	什么样的平等?	46
第二章	中国古代对平等的诉求	54
	平等的思想资源	54
	对平等的暴力诉求	60
第三章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	64
	走向制度化的选举	64
	从推荐到考试	69
	考试制度的完备	73

第四章	古代选举是否体现了一种“平等精神”？	77
	怀疑的意见	77
	是否所有人都能参加考试？	80
	是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85
	是否还有实质性的机会平等？	91
第五章	古代选举带来的社会变化	96
	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的变化	96
	还是等级社会，还是少数统治	103

第二编 标 准

引 言	问题与资料	111
第一章	经 义	121
	历代考试内容的演变	121
	经义应试文的产生	124
	四书首要地位的确定	130
第二章	八 股	135
	八股的形成	135
	基本范式	142
	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	160
第三章	考 生	165
	读 书	165
	学 文	168
	应 试	172
第四章	考 官	176
	资 格	176
	出 题	178
	衡文标准	179
	衡文过程	181

第五章	中 卷	183
	童试卷	183
	乡试卷	185
	会试卷	193
第六章	落 卷	208
	黜落种种	208
	黜落佳卷	212
	得失总评	217
第七章	昔 议	223
	明末清初的野议	223
	清中叶的朝议	231
	清中叶的野议	236
第八章	今 评	241
	今人对八股的批评	241
	八股是否能得人?	247
	人才能否得八股?	252
	敲门砖	258
	余 论	261

第三编 终 结

第一章	历史的困境	267
	“科举累人”与“人累科举”	268
	人之量累	273
	人之质累	282
	传统的批评与改革意见	286
第二章	衰落与改革	293
	晚清科场的衰落	293
	一位乡绅所见的清末世变	298
	改革科举的意见	302
	改革的最后尝试	309

第三章 走向终结·····	313
实力派变革科举的基本思路·····	313
从主张渐废到主张立废·····	316
废除科举后的反应·····	324
废除科举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326

附 录

中国的儒学传统与太学·····	337
1905：终结的一年·····	353
不仅是科举，不仅是教育制度·····	363
索 引·····	366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Selection Society” 1

-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lect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elections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2
- The ancient Chinese’s perspectiv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4
- The explanatory model of the “feudal society” 11
- The explanatory model of the “bureaucratic empire society” 14
- A new perspective 19
- How is the concept of “selection society” possible? 26

PART 1 Tendency

Chapter 1 Equality and Modernity 37

- The “modern” ele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37
- Equality as a basic character of “modern” 40
- What kind of equality? 46

Chapter 2 The Appealing to Equality in Ancient China 54

- The thought resources of equality 54
- The violent appealing to equality 60

Chapter 3 The Development of Select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64

- Towards a selection institution 64
- From Chaju (recommendation-based selection) to Keju (examination-based selection) 69
- The perfection of Keju 73

Chapter 4 Whether Selection System Expressed a Kind of “Equal Spirit”? 77

- Some skeptical views 77
- Whether everyone could take part in examination? 80
- Whether admission totally depended on examination result? 85
- Whether there was a substantive 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91

Chapter 5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due to Selection 96

- The change of social origin of the rule class 96
- Remaining hierarchical society, remaining minority rule 103

PART 2 Standards

Introduction: Questions and Materials 111

Chapter 1 Jingyi (the contents of examination) 121

The development of examination contents 121

The emergence of Jingyi 124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importance of the Four Books 130

Chapter 2 Bagu (the form of examination) 135

The formation of the Bagu 135

The basic model 142

What the bagu actually examined? 160

Chapter 3 Examinee 165

Reading 165

Writing 168

Examination 172

Chapter 4 Examiner 176

Qualifications 176

Drafting examination questions 178

The standards 179

The process 181

Chapter 5 The Selected Papers 183

The elementary examination 183

The intermediate examination 185

The high-level examination 193

Chapter 6 The Papers not Selected 208

The various losses 208

The good papers that were not selected 212

The general evaluation of success and failure 217

Chapter 7 Historical Disputes 223

The nongovernmental disputes from the late-ming to the early-qing period 223

The governmental disputes in the middle-qing period 231

The nongovernmental disputes in the middle-qing period 236

Chapter 8 Contemporary Evaluations 241

The criticism of Bagu 241

Whether Bagu could select talents? 247

Whether talents could pass Bagu? 252

A ticket to prosperity 258

Some remarks 261

PART 3 End

Chapter 1 Historical Predicament 267

“Keju encumbered people” of “people encumbered Keju”? 268

The encumbrance of quantity of people 273

The encumbrance of quality of people 282

Traditional criticism and reform proposals 286

Chapter 2 Decline and Reformation 293

The decline of Keju in late -qing period 293

The social change that a local gentleman saw 298

The thought of reforming Keju 302

The last practice of reforming Keju 309

Chapter 3 Towards End 313

Towards abolishment of Keju 313

Gradually abolish or immediately abolish? 316

The reflections after abolishing Keju 324

The influence of abolishing Keju on social structure 326

Appendices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Taixue 337

1905; the Year of End 353

Not only Keju, not only education institution 363

Index 366

导论 “选举社会”的概念

我在本书中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选举社会”(selection society)的基本概念,这个概念是承解释自西周至春秋的“世袭社会”(hereditary society)的概念而来,我提出它来是想用它来概括中国主要文化圈从秦汉至晚清社会演变的主要趋势,以及在历史发展中所终于形成的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形态。

显而易见,与“世袭社会”的概念相比,“选举社会”的概念更易引起争议。所以,首先在此说明“选举社会”概念中一个特定的、容易被混淆的方面是有必要的,亦即其中使用的“选举”一词完全不同于现代流行的“选举”概念。假如是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提出“选举社会”这一概念,那时也许更需要特别解释的会是“社会”(society)而不是“选举”,因为那时“社会”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¹而“选举”的概念却较为人们所熟悉。不过,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前,人们心目中所指的“选举”又与现在人们心目中所指的“选举”不同,它不是指人们投票选举代表、议员或者自基层到最高层

1 中国古代早就有“社”、“会”乃至“社会”这些词(参见陈宝良著《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但“society”意义上的“社会”却是一个近代才来自日文的新词。王汎森在《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一文中指出: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已提到“社会”一词,但当时并未引起注意,后来由于严复的译介,曾有一段“群”与“社会”并用的时期,大体上从甲午之后到义和团运动之间是“群”的概念流行,此后有一段时间,两者交迭使用,到辛亥革命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取代“群”的概念而流行,载《中国文化》1996年12月,总第14期。又据富永健一说,明治以前,日语没有“社会”这个词。一般认为,它是1875年由《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福地源一郎作为英语 Society 的译文而创造的。见富永健一著《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31。

的各级领袖，而完全是指另外的、今人已经相当陌生却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叙述的东西。而由此一古代概念的完全更新，也正好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天翻地覆的百年世变。

因此，我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选举社会”概念中的“选举”，显然是取其古义，而不是取其今义，并且，是取其古义的广义，而不是取其狭义。“选举”一词早已见诸古代文献，¹其狭义或是指古代文献认为在三代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或是指从西汉起已确定的形成制度的察举（荐选），²这种狭义的“选举”常提出来与后来的“科举”（考选）相对而言，如元代陈佑三言“今之议者互有异同，或以选举为尽美而贱科第，或以科第为至公而轻选举。”³但如果要概括自察举到科举的全部历史，叙述古代选拔人才入仕的全部内容，则古人常用“选举”一词来做此概括，这就是自唐代以来历代正史的“选举志”，以及《通典》中的“选举典”，《通志》中的“选举略”，《文献通考》中的“选举考”以及十通后续作者所取的用法。⁴而我现在所使用的“选举”，也正是这样一种本来意义上的用法，即不仅包括古代选举前期的“荐选”（“察举”），也包括后期的“考选”（“科举”）。

“中国古代的选举”与“现代选举”

中国古代的“选举”（selection）与源自西方、现在流行的“选举”（election）虽然中文字面相同，在实质内容方面无疑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election”词条的作者巴特勒指出：该词源于拉丁语动词“eligere”（意为“挑选”），虽然起源甚早，但现代含义上的、作为民主前提的自由和普遍的选举，其历史实际上只有两个世纪。选举是一种具有公认规则的程序形式，人们据此而从所有人或一些人中选择几个人或一个人担任一定职务。“选举制度”的撰稿人波格丹诺说，选举

1 如《后汉书·陈蕃传》：“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

2 汉人以为此是仿三代的“乡举里选”而行。

3 转引自《渊鉴类函》第六册，卷一百三十七。

4 《清史稿》中的“选举志”第一次既包括了旧选举，又包括了“新选举”的内容，其中叙述了清末议员的选举。新意义上的“选举”一词来自日文对英文“election”的意译。

制度是一种向候选人和政党分配公职，把选票转换成席位的方法。¹按科特雷与埃梅里的意见，现代的“选举”可以被定义为有种种程序、司法的和具体的行为构成的一个整体，其主要目的是让被统治者任命统治者。²又迈克尔·曼主编的《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的“选举”词条说，选举是较大的群体为自己提供一个较小的领导群体的一种方法。³我们或许可以说：现代选举是以“多”选“少”，以“众”选“贤”（“贤”不含褒贬义），即通过多数自下而上地来选择实施治理的少数。

“现代选举”（election）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把握，即谁参与、做什么和怎样做。人们可以参与选举的范围在近代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至普选的过程，财富与性别不再成为限制，而人们一般是通过投票来进行表决，选出一个或一些人来代表他们的意见或者实行对全社会的治理。现代选举主要是一种投票，比如说选举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理论上是所有公民参加，至少也是多数人参加才有效，它对几乎全部选民来说只是选举他人，但最后被选上的这个人却要成为最高决策者，竞选者提出一定的政策纲领，通过一定的组织（一般是政党）来进行宣传，来动员群众和争取选票；它是大众的，或者说“民主”的，虽说大众仍可被操纵，但至少它形式上是“民主”的。它是自下而上的选择，理论上是不应该有任何先定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内容的限制的，而是要一切以民意或者说众意、多数意见为定。它也必须容有选择对象的多种可能，使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才符合“选举”的本义。选举的胜利者常常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政党），于是胜利者的更迭是可以带来国家方针政策的某些改变的。由此可以和平地更迭统治者，并为现代政府提供一种合法性的基础。

而中国古代的“选举”（selection）则可以说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来选择治理者，或者说是以“贤”选“贤”，即还是通过少数来选择少数，但它又是被相当强韧地客观化和制度化了的，不以个人的意志和欲望为转

1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米勒与波格丹诺合编，邓正来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选举制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8。

3 《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移。¹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它从理论上虽说也是几乎所有人都不被排斥在外，但实际上却总是只有很少数人参加或被选，甚至只有少数人参加，更少人被选才能顺利运作，参与者或被选者不是选他人，而实际是自己被选或自荐，最后或者是通过他人的推荐，²或者是通过客观的考试而被选中。选中者自然是一批人，而非一个人，他们亦非成为最高决策者，而只是成为君主制下的官员或者获得任官资格。竞选者所依凭的主要是体现在个人自身的德行、才能、名望、族望，或者文化修养，每次的被选中者也不构成一个统一的集团而仍是一些个别的人，每次选举也不带来国家政策上的改变，而只是为统治阶层输送新血。所以，它总是精英的，从形式到实质都是少数人的一种活动。它的选择标准是受到某种先定的实质内容的限制的，它也不涉及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但它为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可以合理预测的期望，对社会资源的分配、社会分层的确立以及个人地位的变迁意义至关重要。

至于“中国古代的选举”与“现代选举”的类似点以及可以有何种联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在此主要是从两者的区分立论。下面，我想继续察看亲历这一段生活的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和近代以来提出来解释这一段历史的主要解释模式，再阐述据以提出“选举社会”概念的一个新的观察角度，以及必要的理论说明和初步的史实验证。

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使我们感兴趣，并能够在此探讨的只是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即：古代中国人是否提出了明确的社会基本结构或形态的范畴，建立了系统的社会理论来概括自己所处的社会，解释他们所亲历及传闻的历史？这一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己的社会观和历史观，

1 比方说，它与立足于个人意志的、个别的“选接班人”完全不同。

2 古代推荐仍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推荐，即也是“以贤选贤”而非“以众选贤”，这是与“文革”期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很不同的地方，虽然“文革”中的推荐最后实际上还是转为要由权力机关或权势人物的幕后运作来决定，但仍有一层名义上的牵制。

而是问古人有没有采取系统的方式来阐述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形成一种明确的社会理论。

对这一问题自然很难遽然作答，但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确实不见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那种类型的系统社会理论，于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古人没有提出这种理论，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使他们没有这样做？

人们可以方便地指出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境况的不同：古代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文明程度颇高，自我感觉是“中央之国”的国度里，他们和其他精神文化和社会组织方面甚高的文明社会基本上是相互隔绝，没有发生多少联系，因而根本形不成系统的比较，更勿论缺乏比较的动机和压力，¹由此，我们或可指出“社会观”范畴所隐含的一个特点：即它总是意味着某种其他的类型，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alternatives）。而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从其自身的历史，还是从其与国外的交往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相当缺少这种其他的可能性的。

我不欲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广泛而复杂的各种因素，而只限于指出，由此种情况形成的古代中国人的独特的社会观和历史观本身，又反过来加入和影响了这一过程，延续和巩固了这一情况，我们现在主要也就是想从这种观念本身来说明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没有（尽管也许是无需，甚至是不屑于）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系统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

在古代中国并不缺乏有关社会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分析和描述（使用的当然并非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概念），甚至也不乏有关社会起源的理论，先秦时期荀子、墨子、孟子等对此早已有精到的论述。²在古代中国，纵向的历史意识极为发达，相当缺乏的主要是社会变迁和变革的理论，再加上没有一种空间的展开，没有可兹比较的对象，一种横向的、比较的“社会类型”的概念自然就不容易从内部产生。

1 另外，中国人也是一个较少纯粹思辨兴趣的民族，很少做乌托邦的社会理论的系统思考。

2 有些西方学者，如与马林诺斯基齐名的布朗（Brown）曾说，社会学的老祖应当是中国的荀子。参见费孝通《文化：传承与创造》，载《中国书评》第7期，1995年9月。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先来注意古代中国人所使用的类似于“社会”的概念，如“群”、“世”、“天下”等等。其中“群”与“独”相对，较多地用来说明社会的起源，如荀子的“明分使群”。“世”则类似于一个历史时代下的社会概念，如《商鞅书·开塞》说：“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子·五蠹》也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不过，在此我们想特别注意一下“天下”这一概念。

“天下”最直接的意思是指在天之下的大地，是指“世界”，但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还主要是指中国，因而“天下”自地域而言是中国，自人民而言是百姓，且非贵族的“百姓”，而是“编户齐民”的百姓。它常和“天子”和君主乃至和君臣相对，也就是说，意味着和政治、国家相对而言的“社会”。此一区别在顾亭林一段著名的话里表现最为明显。他说，易姓改号只是“亡国”，人无仁无义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才是“亡天下”，“保国”只是君臣、肉食者的“责任”，而保天下才是所有人的责任，亦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¹“保国”与“保天下”当然有联系，但顾氏在此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而非联系，对两者间的联系他只提到一句“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也是强调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性和优先性。²古人并常上以“天”、“天命”，下以“天下”、“民”、“百姓”形成对“天子”（君主权力）的某种观念上的制约，认为天之设君并不是为天子一人，而是为天下所设，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³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所理解的“天下”是相当单纯一贯的，如董仲舒说：“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⁴而对三代及其之后，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⁵对秦汉以后变化了的中国社会，柳宗元仍然说：

1 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2 此意后来扭转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显是对顾氏理解有误。

3 如《吕氏春秋》、魏源《默觚》：“治篇三”：“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

4 《汉书·董仲舒传》。

5 《论语·为政》。

“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¹ 我们今天对任何一种制度及社会的未来，都不敢再有这样认为其不会大变的信心。古代中国确实有一种数千年一贯的连续性，不仅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种族基本上没有改变，² 其政制、思想、信仰和文化也没有如西方历史上那样大的变化转折。

这也许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何古代中国人虽然也注意到了春秋战国期间那样一场社会大变动，并有“封建废而郡县行”，“封建废而选举行”³，“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⁴，“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⁵ 等种种描述，但他们并没有给春秋之前或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一个明确的社会学概括，没有提出诸如“封建社会”、“世袭社会”这样一类总体的社会类型或基本结构的概念，因为这种概括是要在某种共时性的或历时性的根本差异的对比中提出来的，而中国的情况是，在与西方遭遇之前，它所达到的外部处境还没有出现这种鲜明对比的社会类型的可能。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明程度高于其周边的部族（至少它自己乃至对方都这样认为），而其本身历史上发生的变动也尚不足以提出相当独立的社会类型。

除了这种外在的不可能，还有一种内在的不可能则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和时间意识有关。这种历史观念接近于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念（如果不说是一种希望复古的历史观的话）。严复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⁶ 先秦时期，已有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循环不已的思想流行。《周易》所展示的一个变动世界亦是一个在大圆圈中无限循环往复的世界：“一阖一闢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⁷ 中国

1 柳宗元《封建论》，《全唐文》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5876。

2 钱穆曾喻之为中国文明是一个人（种族）连续跑，而西方文明则是换人（种族）的接力跑，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断融入种族的“新血”，但无明显的民族更换。

3 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2。

4 李百药：《封建论》，载《全唐文》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1447。

5 赵翼：《廿二史劄记》，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页22。

6 见《严复集》第一册，“论世变之亟”，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

7 《系辞上传》第十章。

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思想家老子、庄子、孔子、朱子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种对以往时代的向往,表现出一种社会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大致五百年是一个圆圈,¹现实主义地主张“法后王”的荀子,在放长眼光时也仍然认为:“千岁必反,古之常也。”²董仲舒认为,改朝换代是黑统、白统、赤统“三统之变”的依次循环,³王充说:“文质之复,三教之重,正朔相缘,损益相因,圣贤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声色,后世之声色也。鸟兽草木,人民好恶,从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⁴而最通俗,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种循环论大概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⁵

中国的纪年法也都可以说是作为其表征,由这种循环观产生,反过来又加强着这种循环观的。无论是天干地支的纪年还是按一个王朝年号的纪年,都是始而复终,终而复始的,一个个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一个个接替的皇帝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去,纪年即重新开始。它们没有如公元(亦即西元)纪年法那种以一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而一个人记录自己生命的方法也是循环的,如记以生肖,则十二生肖周而复始,以天干地支纪年亦复如此。一个甲子六十年,差不多正好是古人一生的平均寿命,或者说,是一个人从懂事(有自我意识)到死亡的大致时段,人在这一生中要碰到数次自己的本命年。

将这一循环的历史观念和时间意识上升到更抽象的哲学层次,与自然、宇宙的运行相连,并给予了明确具体的阐述和预测的是宋儒邵雍。邵雍认为,自然的历史可以“元会运世”来计算。他根据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辰,一时辰三十分的数字来规定一元的时间及其变化:一世为三十年;一运为十二世,计三百六十年;一会为三十运,计一万零八百年,

1 《公孙丑章句下》。

2 《荀子·赋》。

3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又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陈俊华:《论董仲舒的循环史观》,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1996年6月号。

4 《论衡·实知》。

5 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些谚语也反映了这种历史观,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